

# 殖民叙事与话语重构：近代法国学者 交趾脚研究的谬误、越南学界的 转向及其多重意义

王国旭 左荣全

**摘要：**近年来，伴随现代学术话语体系持续转型及民族国家意识的深刻觉醒，越南学界正在推翻旧的殖民叙事，建立新的话语范式，这一学术贡献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与文化自信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交趾”一词是中国和越南文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围绕“交趾”得名由来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悬案。近代法国学者来到越南后将田野调查、统计抽样等研究方法，以及解剖学、放射线学等现代医学成果运用到交趾脚研究上，使交趾脚研究告别古典进入近代。他们记录了大量交趾脚个体，我们由此获得了当时交趾脚个体分布的大致情况。他们留下的研究文献具有不可替代性，但也出于服务殖民统治的需要，属于法国在越南构建殖民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法国学者的研究存在若干谬误，以致出现否定交趾脚研究的独特价值、造成民族身份认同困境等负面影响。越南社会突破身份认同困境的过程，实际上是对民族身份进行再认识的过程。越南社会近年来出现了一波不大不小的交趾脚热，认识上也从此前的生理缺陷转变为经济腾飞后的民族象征符号。越南学者的这些全新认识，标志着他们在交趾脚问题上完全突破了殖民话语体系的束缚，并尝试建立文化独立性和民族自信心，从而实现重构地区秩序、塑造新型话语体系的目的。

**关键词：**越南交趾脚；殖民叙事；民族身份；认识转变；话语权建构

**收稿日期：**2025—08—11

**作者简介：**王国旭（1980—），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南亚东南亚文化传播、语言规划研究；左荣全（1974—），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译审，主要研究领域：区域国别研究、越南国家政策。

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新兴国家崛起已成为全球与地区发展新趋势，国际秩序处于持续重构的过程中。打破旧的殖民叙事逻辑，建构本国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新型话语体系，正成为新兴国家文化兴盛的重要追求。越南作为东南亚国家中经济快速发展的代表，围绕法属殖民时代“交趾脚”研究案例，揭示具有殖民属性的研究谬误，塑造新型话语体系的努力，值得我们关注。法国将南圻侵占为殖民地后，前往越南的学者日益增多。他们不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交趾脚，而且非常重视对交趾脚研究的挖掘利用。这类研究从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等多个维度，围绕交趾脚及交趾称谓等问题展开。学者阵容不能说不强大，时间跨度也不算短，但由于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服务殖民统治，形成的观点自然不够客观准确，其负面影响遗留至今。我们近期围绕交趾脚开展的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发现，越南美术绘画、文学、民间民俗等多领域的艺术家或作家，都将交趾脚作为创作题材，用作品进行文化寻根。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突破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不同尝试，从而对交趾脚之于民族身份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 一、“交趾脚”与越南人起源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中，脚不仅是帮助人类运动的重要器官，也是生物学特征、文化甚至文明烙印的证明。关于“交趾脚”这一概念，目前越南媒体或学者文章中有两种表述，一是“交趾脚”（bàn chân Giao Chỉ），二是“交趾人的脚”（chân người Giao Chỉ）。越南媒体或学者文章中较为一致地采用前一称谓，后一称谓仅见于越南海防市作家阮廷明《交趾人的脚》一文，以及越南摄影家陈俊在其获奖影集中也有此表述。两个称谓略有差异，但所指相同，都明确将这种脚的源头指向古交趾人。在差异方面，“交趾脚”更为简洁，而“交趾人的脚”指向性更为明确具体，且实际上是对“交趾脚”的一种解释。至于“交趾脚”由谁提出，越南媒体或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是唐朝大学者杜佑在《通典》一书中的记载。《通典》在第一百八十四卷“安南府”条、第一百八十八卷“岭南蛮獠”条下有两个文字上略有不同的定义：“今南方夷人，其足大指开广，若并足而立，其趾则交，故

名交趾”和“交趾，谓足大趾开阔，并立相交”。由于杜佑最早对这种脚进行了准确而传神的描述，越南民间据此将其称为交趾脚。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采用“交趾脚”这一表述。

追溯“交趾脚”概念的命名过程，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以能碰到这样的一双脚为前提条件，也只有在生活、学习或研究中碰到了一双这样的脚，才有进行命名的现实需求。除越南人外，较早能接触到交趾脚的人群还包括中国人和法国人。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越、中、法三国人围绕交趾问题和交趾脚实物的大体交集情况可概述如下。

中国人方面，尽管越南和法国学者在提及交趾问题时，都言必称杜佑及其《通典》，但中国人中能亲眼看见这种脚的学者可能从古至今都寥寥无几。自古以来中国学者的关注点，似乎都在于引经据典，解释其得名由来。杜佑是在解释“交趾”得名时对这种脚进行详细描述，但整个落脚点是在“交趾”称谓上，并未有意进行“交趾脚”的命名。

越南人方面，从近年越媒的报道来看，很多越南人最初对交趾脚也很陌生。如2012年1月，清化省博物馆网站在报道涂山脚下岩石上的交趾脚印时，尚采用当地俗称“仙人脚印”，在获悉当地“绍合乡至少有两个人的脚与岩石上的脚印一模一样”时，该文作者黄保安还感到很惊讶。此后至2016年，高寿老人阮廷方等都长着交趾脚的现象引起各界关注，在越南电视频道以及互联网的大量报道中，均一致采用“交趾脚”的称谓，使这一概念在越南社会广为普及。至于最早使用“交趾脚”概念的越南学者，目前来看当属越南裔法国籍著名画家黎伯党（Lê Bá Đảng，1921—2015年），他于1983年创作《寻找交趾脚的足迹》，后来又创作了多幅题为《交趾脚》的雕塑作品，曾经在法国、越南多地展出。黎伯党的各种画作和雕塑，使交趾脚穿越历史长河走向现代。加上越南媒体大量报道的交趾脚个案事迹，使交趾脚文化的复苏成为越南向着传统文化回归的先声。

法国人方面，按照越南学者郎灵在《越南民族起源考究》一文中的观点，“一个多世纪以来，越南人起源的问题引起许多激烈争论。从法属时期开始，一些关于越南人起源的理论就已经提出来了，其中最早的是交趾脚理论。该学说是最早提出的关于越南人起源的理论，由法国人首倡和宣传。自汉代以来就有记载，对交趾一词的解释与越南人有关”。最早关注交趾脚的法国人是湄公河探险队成员之一的植物学家兼医生克洛维斯·托雷尔（1933—1911年），他在《湄公河探

险报告》一书中指出，“两个大脚趾相交是安南人种的一个特征”。但他似乎也只是采用描述性的语言，与杜佑有相似之处，因此交趾脚概念具体由谁最早提出尚待考证。后来，其他法国学者也接受了托雷尔的这一看法。据陈荆和（1917—1995年）的《交趾名称考》一文介绍，持此观点的法国学者主要有：迪穆捷（G. Dumoutier）认为“趾”是“大脚趾张开”，卡米耶·圣松（Camille Sainson）则认为安南是“脚趾相交的人的国家”，苏维尼特（P. Souvignet）则说：“脚趾相交或者大脚趾相交”“交胫或交趾”，诺德曼（E. Nordemann）则认为“脚向内歪”“内翻足”。其他一些法国学者如查尔斯·帕特里斯（Charles Patris）、科尔迪尔（H. Cordier）、库夫勒尔（P. Couvreur）和詹姆斯·勒热（James Legge）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20世纪上半叶，医学界学者先后对河内周边地区的117名交趾脚个案进行了医学观察研究，从而开启了对交趾脚的现代解剖学、放射线学研究。为方便科学的研究，法国学者们在撰写论文或报告中，可能偶尔会采用“交趾脚”这一术语。

总之，中国人数千年没有几个人有条件亲眼看见哪怕是任何一双交趾脚，自然没有将这样一双脚明确定义为交趾脚的前提条件。杜佑的传神描述与科学定义之间应该还是有些距离。与此相反，越南人最有条件，日常生活中能经常接触到这样的脚，很自然地就称其为交趾脚，只是见惯而不察了。近代法国人来到越南后，借助中国典籍，也开始重视交趾问题，并亲眼观察了大量这样的脚，面对大量实物，在撰写报告或论文中，很有可能进行了专门界定，但具体由谁首先提出只能留待以后详考。

## 二、近代法国学者的交趾脚研究及其动机

交趾脚很早就引起法国学者关注，他们从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维路径展开。其中，历史比较语言学、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研究与交趾脚仅有间接关系，故此处暂不详述，而集中概述与交趾脚直接相关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研究情况，具体如下。

## （一）19世纪法国学界对“交趾”的体质想象与视觉观察

最早关注交趾脚并开展研究的法国学者，应该是克洛维斯·托雷尔。1861年，托雷尔加入海军，成为一名三级辅助外科医生，旋即被派往交趾支那。1866年，33岁的托雷尔以医生和植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由西贡殖民当局组织的湄公河探险队。这次探险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湄公河寻找可能从西贡通往中国南部的水上通道，其次是科学目的，即收集相关地区的地理、气象、水文、动物学、人类学、农业和植物学信息。托雷尔负责最后三个领域，即人类学、农业和植物学信息的收集。其中，人类学涉及当地人种和体质情况。1873年，《湄公河探险报告》出版，其中人种学、农业和植物学部分由托雷尔负责撰写。托雷尔写道，“两个大脚趾相交是安南人种的特征”。



图1 法国学者绘制的《交趾人》画

图片来源：T.B (tổng hợp). Sự thật về “bàn chân Giao Chỉ”, của người Việt cổ, April 1, 2021, <https://kienthuc.net.vn/su-that-ve-ban-chan-giao-chi-cua-nguo-viet-co-post702599.html>。

法国学者一幅题为《交趾人》的画（图1）经常出现在越南各种媒体上，其中包含有法属时期学者对交趾人特征认知的丰富内容。该画具体出自何种文献，目前已不可考，但画面下有喃字和法文两种文

字说明，根据法文说明中括号内文字，可知此画作者名叫弗赖（Frey），绘于 1894 年。喃字标题中，“交趾”两字与汉字相同，最左边一字“驮”意思为“人”。这是法属时期研究交趾问题的一份古资料，画里有一男一女，衣帽服饰较为古朴，应该是 19 世纪末期越南人的常见装扮。从男性右脚边的水波纹来看，这不是照片而是一幅画作，同时也说明两人是赤脚站在稻田里。两人的大脚趾均明显相向开折，尤其是男性右脚大脚趾与第二脚趾拉开较大距离。这说明该画的作者将交趾脚和种植水稻作为交趾人的主要标识，代表着 20 世纪以前法国学者在所谓交趾问题上的认识水平。在当时的法国学者群里，这很可能是主流看法。

## （二）20 世纪法国学界“交趾脚”的科学研究及对殖民叙事的解构

在体质人类学领域，法国学者大体从医学研究和统计抽样调查两个方向展开。医学研究方面，20 世纪上半叶，一些学者对交趾脚个体进行了长期观察和研究。陈荆和《交趾名称考》一文对此有简要概述：1908 年，博尼法西（Bonifacy）目睹了 6 名大脚趾内翻的人（3 男 3 女），3 名妇女中的 1 名是中越混血，最小的 16 岁，最大的 30 岁。马德罗勒（Cl. Madrolle）也证实目睹了保禄的 1 名傣族人患有这种疾病。1937 年，于阿尔（P. Huard）和比戈（A. Bigot）两位博士联名发表了关于越南人大脚趾内翻（Hallux varus）及“交趾”一词原意的研究论文。1939 年，在河内举行的第 10 届热带医学远东大会上，两人公布了研究的主要成果。两人对两组大脚趾内翻畸形个体做了观察，一组 14 人，其中 4 名为古螺人、1 名是北宁人、1 名是山西人，另外一组为 68 名河内人（均系从外地迁居河内）。此后，杜春合接替了于阿尔博士的研究工作。1943 年，杜春合在《印度支那人文研究所研究纪要》上发表论文，报告了对 20 例大脚趾内翻病例的观察结果。1944 年，在《印度支那医学院解剖研究所研究报告》第八辑所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杜春合又报告了采用解剖学、放射线学方法对 28 例大脚趾内翻病例的观察结果。

法属时期的医学观察活动时间跨度约 40 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略显零散地观察一些个体。有两名学者对 7 名个案进行了

观察，其中博尼法西观察过的 1 例个案尤其值得注意，观察对象是一名中越混血的妇女，表明中越混血仍存在交趾脚遗传的可能性。此时期的个案较为年轻化，属于青少年的交趾脚。

第二个阶段，成规模地深入研究。此阶段可能是有组织地对两组共 82 个案例进行医学研究，这些案例均来自越南北部地区，具体是河内及周边省份。在研究方法方面，似乎仍以观察为主，未提及解剖和放射拍片等。研究范围比前一个阶段有所扩大，明确将交趾脚与交趾称谓结合起来，具有跨学科和人文性质。

第三阶段，重要突破在于运用了现代医学技术，即采用解剖学和放射线学方法进行检测。

至于后两个阶段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陈荆和《交趾名称考》一文称，于阿尔和杜春合首先阐明此种畸形并非遗传性，亦不是双脚之趾部共具之现象。大趾内翻之程度颇有出入，甚至可达到 90 度，但不管内翻之程度如何，该大脚趾可能复原正常位置。步行之时两大脚趾时常相对，然其他四趾则像兽爪一般褶曲。关于此种畸形之解剖学、放射线学观察所获之结果，两人有如下结论：“呈有此种畸形之大趾骨均向内侧脱臼，惟由其外面接连蹠骨之头端。蹠骨头端非常发达。第一、二两趾骨之间隔异常扩大，同时第二、三趾骨亦脱臼并且呈有若干内翻。在任何病例之中，均未见有定数以外之骨骼，又无病理学的骨骼改变。从放射学上而言，如此畸形为蹠骨异常之行使所致成，但其骨仍为健全”。而陶维英在《越南古代史》一书中称，“他们一致认为：这种拇指的毛病，是许多落后民族和种族所共有的现象，而且只是偶尔才会发现的”。

在杜春合运用解剖学、放射线学新技术开展医学研究的同时，还有另一种研究路径值得关注。这种研究采用统计抽样的调查方法，扩大研究范围，对越南北部、泰国人和中国人的脚趾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值得注意的是，于阿尔等人的用词是“大脚趾内翻”，而开展统计抽样调查的学者欧·鲁（O. Roux）的用词是“脚趾长度”，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抽样调查的大体情况如下：托雷尔在《湄公河探险》一书中写道，这种现象在越南人、马来人、华南汉族和菲律宾人身上均会发生。欧·鲁测量了 50 名越南人、50 名泰国人和 20 名中国人的脚趾长度，并报告了结果。

表 1 欧·鲁关于“交趾脚”的抽样调查

	北越人	泰国人	中国人
第一趾比第二趾长者	33例 (66%)	38例 (76%)	13例 (65%)
第一、第二趾同长者	3例 (6%)	2例 (4%)	
第二趾比第一趾长者	11例 (22%)	10例 (20%)	7例 (35%)
其趾间开广者（最大14毫米）	13例 (26%)	10例 (20%)	3例 (15%)

资料来源：Trần Kinh Hòa (Cheng Ching-Ho). *Khảo cứu về danh xưng Giao Chi*, tạp chí Đại học Hué, 1960, tr.200.

这一调查结果表明，越南人、泰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脚趾比例相似。法属时期的各种观察和研究也表明，以两脚大脚趾内翻为特征的越南人在数量上并不多。从这些数据中，我们看到大脚趾内翻在越南人中并非普遍现象。河内殖民地医院的莫泽尔斯（Mouzels）博士经过 2 年的观察，计算出患有这种畸形脚趾病的越南人的比例约为一千分之一。<sup>①</sup>

此外，据陈荆和《交趾名称考》一文，于阿尔和杜春合等学者也注意到中东、印度等世界多地都有类似大脚趾叉开的现象，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大脚趾向外叉开畸形不仅在越南，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这种现象。于阿尔博士曾经列举了奥费（Hoffe）、基尔米松（Kirmission）、波泰尔（Potel）、穆谢（Mouchet）、博埃姆（Bohème）和安贝尔（R. Imbert）等人关于欧洲人大脚趾叉开的报告。1903 年，沃尔科夫（Volkov）在加利利（巴勒斯坦北部）东部旅行时拍摄了一张像奥祖勒（Hautzoule）这样的女人的大脚趾叉开的照片。里韦尔（P. River）曾报告印度吠陀人的大脚趾分裂现象，萨拉赞（Sarrasin）在吠陀人和卡拉贝（Carabe）人身上也看到了这种畸形情况。马丁（R. Martin）在他的《人类学概论》中记录了一张像布坦人（Butam）的大脚趾弯曲的照片副本。穆若贝格（E. Mjoberg）也提到婆罗洲岛上的普南人（Punan）也有这样的脚趾。根据杜春合的调查，现代欧洲的孩子也还有这种大脚趾弯曲的痕迹，尤其是黑人、吠陀人、澳大利亚人，有这种现象的还有很多。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在越南人中，虽然发现

<sup>①</sup> Lang Linh. *Vấn đề Giao Chi và ‘bàn chân giao chi’* 2019, <https://luocsutocviet.com/2019/08/29/430-van-de-giao-chi-va-ban-chan-giao-chi/>.

有些人有这样的脚趾，但这种畸形绝不是一个民族独有的特殊现象。<sup>①</sup>

### （三）“交趾脚起源说”的殖民话语叙事策略与认同困境

在民族学领域，法国学者提出了越南民族交趾脚起源说。民族寻根是一个重要话题，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与探讨，越南民族的起源问题亦是如此。在探讨交趾脚起源说之前，应对目前诸起源说有所了解。在古代，越南学者多是祖述神农认同华夏文化，<sup>②</sup>这已无需赘述；近现代以来，继法国学者之后，越南及外国的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各种假说，从不同方向解释越南人的民族起源。据越南学者郎灵《越南民族起源考究》一文，<sup>③</sup>目前一共有 5 大 5 小共 10 种观点：

一是交趾脚说。

二是越南人自北向南迁徙说。又包括两说：其一，越南人起源于中国西藏说；其二，越南人起源于中国南方说。越南人起源于中国南方的假说主要基于中国文史典籍，又分为两个不同的理解方向：其一，越南人源自战国时期越国居民的移民南下，即西瓯骆越；其二，越南人源自中国南方的南下移民。

三是越南人从南方北上迁徙又折返回越南说。该说基于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新成果，但该假说仍在不断完善中。

四是越南考古学家的 4 种理论。越南考古部门收集的人头骨始于法属时期到南北统一后，考古部门共收集了 70 颗人头骨。其中，有 38 颗人头骨是石器时期的，考古学家们将这些头骨分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或南亚人种；其余 32 颗头骨属于铜铁混用时期，大部分属于蒙古人种。<sup>④</sup>这两个阶段的人种差异在越南考古学家中产生了关于越南人起源的不同观点：其一，陈国旺和何文晋认为，越南

<sup>①</sup> Trần Kinh Hòa (Cheng Ching-Ho). *Khảo cứu về danh xưng Giao Chi*, tạp chí Đại học Huế, 1960, tr. 201-202.

<sup>②</sup> 例如，《大越史记全书》载：“泾阳王讳禄续，神农氏之后也”（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 页）；李文馥《夷辨》一文称：“我粤非他，古中国圣人炎帝神农氏之后也”（李文馥：《闽行集咏·夷辨》，载葛兆光、郑克孟主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十二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8 页）。

<sup>③</sup> Lang Linh. *Khảo cứu về nguồn gốc dân tộc Việt 2020*, <https://luocsutocviet.com/2020/06/04/497-khao-cuu-ve-nguon-goc-dan-toc-viet/>.

<sup>④</sup> 数据来源：Lang Linh. *Khảo cứu về nguồn gốc dân tộc Việt 2020*, <https://luocsutocviet.com/2020/06/04/497-khao-cuu-ve-nguon-goc-dan-toc-viet/>。

人的起源是黑种人的蒙古化过程；<sup>①</sup> 其二，范辉通认为，越南人的形成确实存在蒙古化，但这种黄皮肤化不一定是汉化，而是芒化、岱泰化；<sup>②</sup> 其三，阮廷科认为，越南民族的起源是土著裔各民族之间的融合；<sup>③</sup> 其四，阮克语认为，越南人的祖源首先是来自太平洋岛屿的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和澳大利亚人，后来这些民族被蒙古人种化。他进一步肯定是从北方南下而来的汉人，形成了越南人的祖先。<sup>④</sup>

五是龙子仙孙说，该说基于陈朝书籍《岭南摭怪》，尽管后来被吸纳进《大越史记全书》，但毕竟是神话传说，许多人认为不可信，原因在于：“龙子仙孙说是基于《岭南摭怪》和《大越史记全书》中记载的神话。根据传说，越南人起源于洞庭湖，是龙（骆龙）的后代和仙女（婺仙）的孙子，因此被认为是龙子仙孙。越南人从这里迁徙到越南，建立了文郎国。这是我们列出的所有假说中最具争议的一个，因为它仅基于神话传说，《岭南摭怪》一书也非正统史书，所以很多人认为它的可信度不高，后来正史《大越史记全书》虽予以载入，但也取材自《岭南摭怪》。此外，它还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传说元素，因此许多人对这种越南民族起源说表示怀疑，认为它不可靠，并完全否认。鸿庞纪也提到雄王时期，共有 18 代。从公元前 2879 年开始，到公元前 258 年雄朝灭亡为止，其间共 2622 年，这意味着每个雄王的统治时间约为 145 年，这是一个不可信的数字。正是由于质疑‘18 代’这一实际数据，许多人也不接受雄王时期。”<sup>⑤</sup>

在以上假说中，交趾脚起源说是较早提出的关于越南人起源的理论，也是唯一从生理特征出发探讨民族起源的理论。

至于交趾脚民族起源说的内容，郎灵指出，越南民族交趾脚起源理论由法国人首倡。至于具体由哪位法国学者提出，他未予说明，只能容后待考。关于该说的主要内容，“这一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越南原住民是交趾人，有两个大脚趾歪斜相交的特征，他们是一个野蛮、不文明的种族，由于有了中国人的移民，同化了土著交趾人从而形成了越南人，那时越南人才开始有文明。这一理论得出结论，越

① Trần Quốc Vượng & Hà Văn Tân. *Sơ yếu khảo cổ học nguyên thủy Việt Nam*, Hà Nội, 1963.

② Phạm Huy Thông. *Tạp chí Khảo Cố Học*, số 1&2, 1983.

③ Nguyễn Đình Khoa. *Các dân tộc ở miền Bắc Việt Nam*, Hà Nội, 1976.

④ Nhu Trên, tr. 88.

⑤ Lang Linh. *Khảo cứu về nguồn gốc dân tộc Việt 2020*, <https://luocsutocviet.com/2020/06/04/497-khao-cuu-ve-nguon-goc-dan-toc-viet/>.

南人与汉族同种，有从北方南下移民而来的汉族人的血统”<sup>①</sup>。交趾脚起源说在当时就强烈影响了许多越南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如吴甲豆（1853—1929年）、黄高启（1850—1933年）等，甚至潘佩珠（1867—1940年）也受该说的影响，认为越南人起源于中国，这一观点在《越南国史考》中就有体现：“综合以上证据，我今日的人种，可以肯定的是汉人人种。唉，我们雕题交趾蛮夷，一变而成为华人秀雅衣冠，虽然是我古人的不幸，但却是我们后人的幸事”<sup>②</sup>。不仅如此，越南民族的交趾脚起源说在现代越南社会仍有影响，如造成身份认同困境等，具体将在下文详述。

总体上看，近代法国学者对交趾脚的研究，或许是出于加强殖民统治的动机，或许是出于殖民者根深蒂固的偏见，使交趾脚实际上成为法国在越南构建殖民话语体系的重要抓手。法国学者们在对交趾脚及其相关个体的描述中，尽管也有个体差异，但总体效果是形成一套殖民叙事：对于交趾脚，他们进行污名化，冠于“内翻畸形”，认为是病态；对于交趾脚个体，总是透着歧视心理；将其扩大化，贴上“落后民族和种族所共有的现象”标签。如此话术旨在让当地人不得不接受“落后种族”的现实，不自觉地仰视高高在上的殖民者，然后接受并安于殖民统治。这种殖民话语体系有着巨大影响，就连陶维英、陈荆和这样的学术大家也都深受影响，陈氏《交趾名称考》一文中，“畸形”词频为38次<sup>③</sup>；两位大学者都改而从图腾上寻找交趾得名的缘由，最后竟然落到鳄鱼身上，如陈氏称“交趾之原义当为‘蛟阤’或‘鳄鱼之乡’”。<sup>④</sup>究其因，是他们在交趾得名问题上的研究仍跳不出殖民话语体系范畴。

① Lang Linh. *Vân dè Giao Chi và ‘bàn chân giao chi’* 2019, <https://luocsutocviet.com/2019/08/29/430-van-de-giao-chi-va-ban-chan-giao-chi/>.

② 按：《越南国史考》是潘佩珠代表作之一，也是越南首部摆脱王朝编年史类型的重要史学著作。潘佩珠1906年开始在日本用汉字撰写，至1909年5月5日完稿，全书共十章，其中第二章为越南的人种和人口。笔者暂未获得该版本，所引内容系由越南文译出。参见：Lang Linh. *Vân dè Giao Chi và ‘bàn chân giao chi’* 2019, <https://luocsutocviet.com/2019/08/29/430-van-de-giao-chi-va-ban-chan-giao-chi/>。

③ 数据为作者统计。

④ Trần Kinh Hòa (Cheng Ching-Ho), *Khảo cứu về danh xưng Giao Chi*, tạp chí Đại học Huế, 1960, tr. 130.

### 三、近代法国学者研究中的谬误及其负面影响

近代法国学者的交趾脚研究，总体上可谓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原因在于，他们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导向性，从根本上来说旨在服务于强化殖民统治；到了后期，殖民统治即将终结，社会局势不稳定，他们研究的目标，原本是想论证“交趾脚是越南人的共同特征”这样一个命题，只是最终结论未如他们所愿。由于动机不纯，导致他们在交趾脚研究中存在若干谬误，并对越南社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 （一）近代法国学者研究中的若干谬误

从目前掌握的研究材料来看，近代法国学者存在诸多谬误。除了主观地将交趾脚个体视为落后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将交趾脚视为畸形疾病的残疾人歧视心理，以及认为“并非遗传”的观点与现存交趾脚个体描述明显不相符外，还有统计抽样调查的内容未找准确、交趾脚民族起源说推论经不起实证考验等重大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落后民族说无法解释当前仍存在交趾脚个体的客观实际。杜春合和于阿尔将交趾脚归结为“落后民族和种族所共有的现象”，意为交趾脚不是越南人的独有特征，这一结论有些简单化了，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例如，越南学者和媒体人近年来采访报道了十余位现存交趾脚个体，他们不仅不是落后民族，反而是生活在现代的越南主体民族京族。可见，仅凭一句“落后民族和种族所共有的现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实际上，杜春合和于阿尔等学者研究的焦点，在于论证交趾脚是不是越南人的共同特征，而不是在于探寻交趾脚产生的缘由。弄清楚交趾脚产生的内在和外在原因非常关键，许多问题都只能从这里获得答案。交趾脚特征的内因主要是遗传，而非民族或种族的落后。所谓的“落后”，与交趾脚产生的外部条件有很大关系。换言之，要成为交趾脚必须常年赤脚，如果因贫穷导致没鞋子穿的群体就被视为落后种族，那么这种结论是没有太多科学依据的。

第二，统计抽样存在调查内容未找准确的重大失误。据陈荆和《交

趾名称考》一文列出的统计抽样调查表，开展此项研究的学者欧·鲁在调查目标上可能并不准确。抽样调查表中列出的调查内容有四项：一是第一个脚趾比第二个脚趾长，二是第一、第二两个脚趾长度相等，三是第二个脚趾比第一个脚趾长，四是脚趾缝隙扩大（最大14毫米）。很显然，抽样调查的内容是第一、第二两个脚趾的长短概率问题。众所周知，这并非交趾脚的典型特征，交趾脚的典型特征至今最准确的仍是杜佑在《通典》中的概述：“其足大指开广，若并足而立，其趾则交”。<sup>①</sup>越南媒体近年来报道的交趾脚个案，与杜佑的描述完全相符，大脚趾向内大幅开折，其角度超过45°，有的甚至接近90°，这样才会在直立时相互交切。至于将脚趾长短概率作为统计抽样的内容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欧洲人对“交趾”称谓认识不准确所致。法国学者亚伯·德·米歇尔《关于安南人祖先称谓的中文单词“交趾”含义的若干考察》一文指出，“几百年以来，欧洲人一直不理解汉字‘交趾’的意思，将其翻译为两个大脚趾与紧邻脚趾分得很开的民族”。<sup>②</sup>众所周知，日本人因穿木屐的习惯而致使“两个大脚趾与紧邻脚趾分得很开”，当时的欧洲人将交趾脚与木屐脚混为一谈了。这种模糊认识也影响了欧·鲁的交趾脚统计抽样调查。既然抽样调查的内容并非交趾脚的典型特征，那么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是关于交趾脚的结论。这种常识性错误，还意味着他们所称的世界上其他多国也存在的交趾脚，可能是第一、第二两个脚趾距离很开的脚，并非真正的交趾脚。需要指出的是，即便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存在交趾脚特征，也不能否定杜佑描述的准确性，更不能据此来要求上古时人不能以此典型特征来命名当时的部族或方国。否定交趾脚的存在及其研究价值，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会对交趾脚的研究造成严重干扰。

第三，“阮文超之问”在当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关于交趾脚是不是越南人的共同特征这一问题，即是不是所有越南人都有交趾脚的特征，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阮朝学者阮文超（1799—1872年）在《大越地舆全编》一书里就问道：“今陋乡僻壤，亦有一二人足两大指开

<sup>①</sup>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945页。

<sup>②</sup> M. Des Michels, *Quelques observations au sujet du sens des mots chinois Giao Chi, nom des ancêtres du peuple Annamite*, 15 mai 1885, Paris,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7591644/f8.item.r=Quelques%20%20Observations%20au%20sujet%20du%20sens%20des%20mots%20chinois%20Giao%20Chi#>.

折相向者，岂其初皆如是耶？”<sup>①</sup>类似问题可称作“阮文超之问”，与近代法国学者欲论证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对此问题，必须以弄清楚交趾脚产生的内因和外因为前提，否则不易得出准确答案。在当时条件下，法国学者尚不具备解答该命题的现实条件，即便勉强作答也容易答非所问。实际上，具备一些遗传学常识后就可大体回答该问题。交趾脚首先是一个遗传问题，多位现存交趾脚个体反映其家族中曾出现过这一生理特征。既然是遗传，就存在一个概率问题。据此可知，即便是上古时期交趾人的族群里，也并非人人都长着交趾脚。不仅如此，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交趾脚特征的个体可能还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要论证交趾脚是所有越南人的共同特征这一命题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考虑到越南经历了郡县时期、独立后经历了南进时期上千年的民族迁徙扩散，以及占婆、高棉等非越南民族的融入等实际情况，交趾脚只可能与融合之前的越南人有关系，而与后来融入的其他民族无关。在如今越南的 54 个民族中，只有京族及由京族分化出的族群里可能出现交趾脚个体，其他族群不可能出现交趾脚个体（在绝对未混血的前提下）。从身份认同角度来看，对于“阮文超之问”以及殖民地学者试图论证的交趾脚是越南人的共同特征命题，由于涉及民族认同和国家稳定，对类似问题的重大敏感性需要有足够的认识并慎重对待。

第四，越南民族交趾脚起源说推论经不起实证检验。从交趾脚民族起源说到“有交趾脚的是越南人，无交趾脚的是中国人”推论是一组未经科学论证、臆想色彩浓厚的论断，旨在将交趾脚生理特征工具化，以达到既离间中越关系又甘心接受法国殖民统治的目的。郎灵《“交趾”和“交趾脚”的问题》一文称，“在法属时期，法国研究人员非常努力地研究和考察了中国史书中关于越南人的各种内容，他们发现了关于交趾脚的信息，法国人将其拿来用作宣传工具，以打击越南人的民族精神。许多法国学者也同意这样一种推论，即交趾脚是越南人特有的一个特征”。<sup>②</sup>该推论将当时还较常见的交趾脚生理现象作为推论的起点，使交趾脚民族起源说颇具欺骗性。中国记载上古时期

<sup>①</sup> 阮文超：《大越地舆全编》，越南国家图书馆编号：R. 260，成泰庚子（1900 年），卷二，第 28 页。

<sup>②</sup> Lang Linh. *Vấn đề Giao Chi và ‘bàn chân giao chi’* 2019, <https://luocsutocviet.com/2019/08/29/430-van-de-giao-chi-va-ban-chan-giao-chi/>.

事迹的文史典籍中就载入了交趾称谓，法国学者前后所观察过的 117 名<sup>①</sup>交趾脚个案，事实上又对交趾称谓形成了实证，这些本是客观事实。法国学者对古越南人为交趾人这一判断没有问题，只是该推论的下半段，即所谓“中国人的移民，同化了土著交趾人形成了越南人”的说法就有臆想成分，经不起科学论证。法国学者博尼法西观察对象中有 1 名中越混血的妇女、越南作家阮廷明年少时有交趾脚特征后因穿鞋矫正而消除等个案，都说明所谓“有交趾脚的是越南人，无交趾脚的是中国人”的推论并不成立。至于现存交趾脚个案不多的原因，越南人类学和考古学专家阮麟强博士指出，一是遗传因素，越往后会越少；二是生活条件改善和提高，从婴幼儿时期就开始穿袜子鞋子。<sup>②</sup>也就是说，导致交趾脚特征消失的因素有内因和外因两部分，即便是刚出生时有交趾脚特征，若后天从小穿鞋袜，则交趾脚特征也会被矫正而消除掉，前述越南作家协会海防分会主席阮廷明的个案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因此，在从小穿鞋袜的现代社会，交趾脚这一特征不能再作为“古代越南人后代”的充分必要条件。对此有正确认识后，就可知即便没有交趾脚特征，也并不能得出就不是古代越南人后代的结论。还需要指出的是，“交趾”名字最初很可能是部落名称，现代越南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民族从单一民族扩大到如今的 54 个民族，上古时的交趾人与现代越南人这个统称之间不能画等号，这也是客观事实。因此，不管是法属时期的推论还是现代推论都没有科学依据，在弄清楚了交趾脚形成的内外因素或条件后，在对交趾脚有了正确看法之后，就不必再为自己的血统而愧疚和焦虑，也无须再刻意否定交趾脚的存在。

## （二）殖民学术遗产裹挟“交趾脚”研究的价值湮没与理论干扰

由于研究结论不具有当局所需的“现实”积极意义，故在当时反响不大。从目前来看，更多地体现为负面影响，甚至连带一些开创性

① 数据为作者统计，参见：Trần Kinh Hòa (Cheng Ching-Ho). *Khảo cứu về danh xưng Giao Chi*, tap chí Đại học Huế, 1960, tr. 200-201。

② Khuyết Danh. *Gặp kỳ nhân có “Bàn chân Giao Chi” ngay giữa Hà Nội 2016*, <https://vietnammoi.vn/gap-ky-nhan-co-ban-chan-giao-chi-ngay-giuua-ha-noi-176.htm>.

贡献似乎也都被遗忘了。着眼于交趾脚的进一步研究，这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泛化交趾脚现象，否定交趾脚研究的价值。近代法国学者们花了数十年时间，接续几代人研究，把交趾脚作为重要命题不断深入讨论。不论是解剖学、放射线学的研究，还是统计学的抽样调查，二者之间方法虽有不同，但落脚点却相同。前者的结论是交趾脚“是许多落后民族和种族所共有的现象，而且只是偶尔才会发现的”，后者的结论是交趾脚“绝不是一个民族独有的特殊现象”。这种草率的结论导致交趾脚现象被泛化，给人一种交趾脚无研究价值的错觉。例如，越南学者郎灵《“交趾”和“交趾脚”的问题》一文中赞同交趾脚非越南人特征说，他详细引述殖民地学者们的调查研究情况，由此得出结论：“不能认为交趾脚是越南人的一个特征”“交趾脚推论在科学、历史语言学上也没有价值”。历史、语言和考古资料表明，对“交趾”概念的解释及将其与古代越南人的外表特征联系起来的说法缺乏科学性。在此基础上，郎灵在全文结论部分提出：“面对关于民族起源的各种信息，我们需要更加警惕，避免如交趾脚这样错误和有害的说法，影响对民族起源的普遍看法，同时也需要重视对过去的民族起源和古代文化的考察。对汉朝以前时期的民族起源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我们民族的古代文化面貌，将看到我们祖先建立起来的值得自豪和珍惜的过去，摆脱对民族起源的愧疚心理和自卑感，这对越南民族文化在以后的发展和成长也非常重要。”<sup>①</sup>另有学者称，东山时期或后来郡县时期的古代越南人骨架都没有这个特点，所以只能说整个越南人中，只有小部分，或者很小的一部分有这个特点。“交趾脚”短时间内就在后代身上消失，表明其缺乏科学依据。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说越南人的祖先有交趾脚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在实践和科学上都没有依据。交趾脚不仅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历史、语音也都与所解释的不同。我们应该更加小心地对待类似的错误信息。<sup>②</sup>

第二，固化研究路径，误导甚至阻碍新的研究。欧·鲁基于不准确特征抽样调查后得出的不准确结论，对后来的交趾脚研究产生了深

<sup>①</sup> Lang Linh. *Vấn đề Giao Chi và ‘bàn chân giao chi’* 2019, <https://luocsutocviet.com/2019/08/29/430-van-de-giao-chi-va-ban-chan-giao-chi/>.

<sup>②</sup> T.B (tổng hợp), *Sự thật về “bàn chân Giao Chi” của người Việt cổ* 2021, <https://kienthuc.net.vn/giai-ma/su-that-ve-ban-chan-giao-chi-cua-nguo-viet-co-1480931.html>.

远影响，那就是误导了交趾脚和交趾称谓研究的方向。例如，郎灵《“交趾”和“交趾脚”的问题》一文是沿袭法国学者的一贯研究路径，即欲将交趾脚论证为越南人的共同特征。再如，据悉最近越南学者又开展了一次研究，“2016年，越南科学家对河内、胡志明市和其他省份的1000名越南人样本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只有约10%的越南人有交趾脚，而大多数越南人有正常的脚。这表明，交趾脚不是越南人的独有特征，而是在许多不同民族中都可能出现的解剖学变体。”<sup>①</sup>可以说，这种结论仍延续了法属时期学者们的上述观点。再如，越南学者郎灵在援引上述文献之后得出结论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脚趾相交现象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中都存在且非常广泛，不只是越南人才具有这一特征，因此不能认为交趾脚是越南人的一个特征，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交趾脚推论在科学、历史语言学上也没有价值。”<sup>②</sup>法属时期学者论证中存在典型特征未找准这一重大失误，决定了其结论需要谨慎对待。这意味着援引该结论来模糊交趾脚特征的典型性，淡化交趾脚的存在，否定交趾脚研究的价值等行为，都是在错误前提下得出的更错误的认知。否定交趾脚的存在及其研究价值，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会对进一步研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和干扰。

第三，造成身份认同困境，使交趾脚问题人为敏感化。对于越南民族的交趾脚起源论，郎灵在《“交趾”和“交趾脚”的问题》一文称，“围绕交趾和交趾脚概念的传说虽然简单，但从法属时期直到今天，对越南人民的精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具体是：“该传说有一个假定，认为古代越南人是两脚大脚趾叉开相交的人；我们今天的越南人不再保留这一特征，因此不是古代越南人的后代。这一说法导致了越南人是汉人同化土著人，给越南人带来文明的观点”，以及“在法属时期，交趾脚起源理论的影响更大，甚至到今天，对越南人民的精神都有不小的影响，它导致了对民族起源的错误认识，即认为自己是源自汉族的一种异种民族，进而导致越南人感到自卑和愧疚。”<sup>③</sup>另有学者也有类似观点：“围绕交趾这一概念的故事虽然简单，但对越南人的心

<sup>①</sup> Khuyết Danh. Người Giao Chi là người gì? 4 bí mật về chân người Giao Chi 2023, <https://www.giaonhan247.com/p/nguoigiao-chila-nguoigi/>.

<sup>②</sup> Lang Linh. Vấn đề Giao Chi và ‘bàn chân giao chi’ 2019, <https://luocsutocviet.com/2019/08/29/430-van-de-giao-chi-va-ban-chan-giao-chi/>.

<sup>③</sup> Nhữn Trên.

理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导致越南人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些误解和愧疚感”<sup>①</sup>。郎灵等越南学者表述有些隐晦，实际上就是造成身份认同困境。原因在于，从交趾脚民族起源说可以得出一个新推论，即“有交趾脚的是越南人，无交趾脚的是中国人”。这会促使没有交趾脚特征的越南人会发出类似“我的交趾脚哪里去了？难道我不是地道的越南人”等灵魂追问。

身份认同困境的存在，导致交趾脚问题人为地被复杂化、敏感化，给交趾脚的进一步研究人为制造了心理障碍。

#### 四、越南学者交趾脚研究话语重构 及对民族身份的再认识

越南古代学者对“交趾”本就有着较高认同<sup>②</sup>，这肯定有其社会基础。在现实中，正如已故旅法越南裔著名画家黎伯党所说，每个越南人心里都有一双无形的交趾脚。如果对交趾脚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没有正确认识，将对每个越南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消极影响。突破身份认同困境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研究话语重构及对民族身份进行再认识的过程。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越南社会各界至少有以下五种代表性的突围尝试。

##### （一）对“交趾脚”的全盘否定并揭露其方法论陷阱

越南学者郎灵及其《“交趾”和“交趾脚”的问题》一文是全盘否定式突围类型的代表。为达到否定越南民族交趾脚起源论的目标，

<sup>①</sup> Khuyết Danh. *Bản chán Giao Chi của người Việt: Huyền thoại và sự thật* 2021, <https://trainghiemsong.vn/ban-chan-giao-chi-cua-nguo-viet-huyen-thoai-va-su-that/>.

<sup>②</sup> 越南史学典籍多以“交趾”开篇。例如，《大越史记全书》开篇即道：“按黄帝时建万国，以交趾界于西南，远在百粤之表。尧命羲氏宅南交，定南方交趾之地。禹别九州，百粤为扬州域，交趾属焉。”参见：吴士连等著，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越史略》开篇即道：“昔黄帝既建万国，以交趾远在百粤之表，莫能统属，遂界于西南隅”，参见：《越史略》，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安南志略·风俗》载：“安南，古交趾地。唐虞三代，中国声教所暨。西汉以来，为内郡”，参见：黎澍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页。

郎灵用另外一些殖民地学者如欧·鲁的观点进行反驳，得出“不能认为交趾脚是越南人的一个特征，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交趾脚推论在科学、历史语言学上也没有价值”<sup>①</sup>等观点。郎灵否定交趾脚得名自交趾脚，认为“脚趾相交的形态来自劳动生活”，即否认交趾脚为遗传，更否定交趾脚研究的价值，试图否定交趾脚存在这一客观现实。如前所述，欧·鲁的论证存在重大错误，那就是将脚趾长短比例作为抽样调查的内容，而这并非交趾脚的典型特征——两个大脚趾相向开折。简单否定的方式，或者说鸵鸟式的处理方式，无法掩盖交趾脚及其文化存在的客观事实，笔者在文化人类学调查中调查到大量的交趾脚文化事项也将会永远存在。简单否定的方式，不能彻底解决身份认同困境。

## （二）以文化差异重构“交趾人”身份的尝试与局限

越南海防市作家阮廷明及其《交趾人的脚》一文是此类型突围的典型代表。阮廷明在该文中先发出了“少年是越南人、成年后成了中国人”的疑惑，然后从寻找中越两国之间的人文风土差异来进行突围。他找到以下五方面的差异：中越两国人对政治的态度存在反差；中国人重视男权，越南人重视女权；在复仇情结上的差异；文化差异；自然地域差异。例如，在自然地域差异方面，他写道：“我在莱州封土，河对岸是中国‘围城’（thành phố Vây）。沿着边境线，在没有河流的边界段看到了奇怪的情况，在一片芦苇覆盖的平面上，芦苇向南北两个方向偏斜，形成了几公里长的分界线。这就像谅山奇穷河中的一边清澈一边浑浊一样”。最后得出结论：“问题是，我们民族是谁？除了越南历史学家记录的数千磅书籍外，或许你自己的研究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我从现实中得到了一点额外的收获，让你可以得出结论，我是一个有自己身份、有自己天地的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像水稻和红薯二者不同一样。”<sup>②</sup>阮廷明的尝试有些回避主题、曲线突围的意味，即通过寻找中越之间的文化差异作为依据，然后得

<sup>①</sup> Lang Linh. *Vấn đề Giao Chi và ‘bàn chân giao chi’* 2019, <https://luocsutocviet.com/2019/08/29/430-van-de-giao-chi-va-ban-chan-giao-chi/>.

<sup>②</sup> Nguyễn Đình Minh. *Bàn chân người Giao Chi*, 2010, <https://www.nguyendinhminh.net/ban-chan-nguoi-giao-chi-bt142.html>.

出越南人与中国人之间有天然差异和不同的结论，由此暂时安定了自己的内心。实际上，即使从更多方面证明中越两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也无法回避交趾脚存在的客观事实，心里面的那双交趾脚始终都还在。可见，回避也不是最终的、彻底的解决方式。

### （三）文学作品升华对殖民叙事的诗学转换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调查到越南涉及交趾脚形象的文学作品有：诗集 1 部、现代诗 2 首，长篇小说 1 部、短篇小说 1 部，散文约 10 篇。多位作家在作品中就民族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再认识，其中不乏较为深刻者。商河及其《宁平交趾脚形状的土地》一文是此类突围的典型代表。商河先是提出了“古越南人是否有交趾脚”的问题，他求证的过程是“后来我读了很多关于考古和人类学的资料，才知道古越南人根本没有大脚拇指骨骼开折的特殊结构。‘交趾脚’只是适应农业生产的结果，人们经常赤脚行走。在泥泞中跋涉时，大脚拇指必须伸展以抓紧湿滑、泥泞的道路才能保持平衡，加上生活在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缺钙的时代，一代又一代地改变，使骨骼结构变样”。交趾脚的成因不在专家那里，而是在越南民间。因此，商河了解到的交趾脚成因并不准确，杂糅了赤脚劳作说和骨骼变异说，由此否定交趾脚的研究价值，至此仍与郎灵如出一辙，但他最后采取文学化突围：“没有什么值得为‘交趾脚’感到内疚的，而是应将其视为从底江、黄龙江三角洲流域水稻文明（创造了长安—华闻文化）的劳动史诗中结晶出来的艺术形象，而不是指在古人洞、芒铮洞或同园、蛮薄洞穴中的寒冷、黑暗中生活。这双脚还将继续远行，永远前行，然后成为抗击敌人、建设国家、保卫国家、开疆拓土充满神话传说的脚”。<sup>①</sup>他得出结论，认为不应再纠结身体上有没有交趾脚，而是将其化为一种艺术形象、文学意象。这种突围方式，不管怎么说还是既没否定也没回避，而是直接面对，所以最终是成功的。

---

<sup>①</sup> Thương Hà. *Miền đất hình bàn chân Giao Chi*, 2023, [http://vannghequandoi.com.vn/van-xuoi/mien-dat-hinh-ban-chan-giao-chi\\_14164.html](http://vannghequandoi.com.vn/van-xuoi/mien-dat-hinh-ban-chan-giao-chi_14164.html).

#### （四）重构主体性的文化赋权与艺术复魅

黎伯党是交趾脚文化从古代走向现代过程中的重要人物。1921年他出生在广治省肇丰县肇东乡碧罗东村。1939年，法国殖民当局强征2万名印支劳工到法国南部的卡马格（Camargue）沼泽地区种植水稻，黎伯党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海上经历了极端困难后抵达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黎伯党被抓去当了工兵，结果在德国战场上被俘虏。获得自由后，他逃离军营，无依无靠，四处流浪谋生，赚钱学习绘画。1942—1948年，黎伯党就读于图卢兹美术学院，由此从一名殖民地强征劳工，凭借才能和勤奋努力，成长为一位大师级的世界著名画家。1946年，当胡志明前往法国谈判时，黎伯党是前往戴高乐机场迎接的2名越侨代表之一；1975年全国统一数月后，黎伯党在时任人民军总长黄文泰将军的陪同下，重走胡志明小道。近年来，他的雕塑绘画作品在越南多地博物馆频繁展出，其影响力也由此可见。

黎伯党注意挖掘越南题材，有意构建一个“西方没有，中国也没有，只越南才有”的民族绘画体系。黎伯党注重探寻根源性，主题与根源密切相关，并从自身的根源扩大到人类的根源。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非常有思想深度，是在用艺术进行思考。他在法国和越南各地的艺术创作中，交趾脚是经常出现的母题。越南学者永希在《黎伯党：从猫画到交趾脚》一文中感叹道：“黎伯党陶醉于交趾脚，他不知有多少幅画和雕像只刻画了一只脚，一只交趾脚。”<sup>①</sup>由此可见，黎伯党的交趾脚作品应该有很多，在法国普罗旺斯省宝克斯（Baux de provence），以及越南顺化、胡志明市、岘港市和广治等地的艺术中心、博物馆和故居里，收藏并展出的各种交趾脚雕塑或绘画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目前见诸报道的主要有以下6个，品类有画作、雕塑、半雕塑半画作，材质有木材、金属、石头等，内容涉及民族根源、国家历史和东亚文化等。

黎伯党的六幅交趾脚作品为：一是《寻找交趾脚足迹》（*Đi tìm bước chân Giao Chi*）巨幅画作，创作于1983年，面积达10平方米。

<sup>①</sup> Vĩnh Hy. Lê Bá Đảng: *Tù tranh con mèo đến Bàn chân Giao Chi*, 2023, <https://www.congluan.vn/le-ba-dang-tu-tranh-con-meo-den-ban-chan-giao-chi-post231594.html>.

二是法国石洞的《交趾脚》雕塑，创作于 1997 年，黎伯党在法国中南部风景名胜区普罗旺斯宝克斯一个名叫石洞的山洞进行艺术创作，把这里变成“印象教堂”。越南作家皇甫玉祥（1937—2023 年）曾到石洞参观，在首次看到这尊交趾脚雕塑时，胸中感受到深深的震撼和颤抖，惊叹它跨越时空从古代走向现代。<sup>①</sup>三是棕色木纹《交趾脚》雕塑。四是香木《交趾脚》（*Bàn chân Giao Chi*）雕塑，创作于 2002 年，黎伯党在他的家乡，用村里木匠提供的香木材料雕刻而成，并在当年的顺化艺术节上展出。<sup>②</sup>越南诗人兼记者吴明对这件香木《交趾脚》雕塑脚作品也颇为关注，称：“这是一只真正的交趾脚——越南人心灵之源，其形状是叉开的脚趾、拇指大而向外折，因为泥泞、积水而结茧或坑坑洼洼，这是一只创造了历史的脚。一系列壮观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如《国家》（1976 年）、《不屈不挠的风景》（1973 年）、《战争后果》（1965 年）等，都是对民族根源、历史深处和人的身份的探寻，以便解读越南民族长存的生命力”<sup>③</sup>。五是《交趾脚印》雕塑，范春勇称，“在顺化市黎伯党艺术中心展出了这幅雕塑作品《交趾脚印》。《交趾脚印》刻画了越南国家历程中古代祖先的脚的造型，在这只脚上及脚心进一步分布着数幅尺寸不等的细节图画，构成了一个关于民族起源的隐喻。史诗灵感、乡村灵感和哲学灵感经常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或相互交织、融合和共鸣，形成多层次的意义、多场景的联想和感触。……在另一个层面上，又是有一些带有哲学思想隐喻的作品，特别是东方哲学，蕴含着深刻的禅宗和老庄哲学”<sup>④</sup>。六是半雕塑半画作品《在交趾脚印上》（*Trên dáu chân Giao chi*）大型雕塑，位于广治省肇丰县肇东乡碧罗东村黎伯党故居院子的地面上，是半绘画半雕塑作品，背景呈蓝色，交趾脚为土质棕色，不仅脚心雕有小幅的人物组像，脚掌中部位置立有一位优雅的女士像，身着越南标志性的紫色长衣。越南学者阮氏珮然在参访中深有感触：“在碧罗

<sup>①</sup> Ngô Minh. Lê Bá Đảng - ám ảnh hồn Việt, 2015, <https://cadn.com.vn/le-ba-dang-am-anh-hon-viet-post128647.html>.

<sup>②</sup> Nguyễn Hoàn. Ký Festival Hué - Từ một góc nhìn, 2008, <https://www.vanchuongviet.org/index.php?comp=tacpham&action=detail&id=7981>.

<sup>③</sup> Ngô Minh. Lê Bá Đảng - ám ảnh hồn Việt, 2015, <https://cadn.com.vn/le-ba-dang-am-anh-hon-viet-post128647.html>.

<sup>④</sup> Phạm Xuân Dũng. Nhớ không gian Lê Bá Đảng, 2017, <https://vnca.cand.com.vn/Tu-lieu-van-hoa/Nho-khong-gian-Le-Ba-Dang-i419249/>.

东村的黎伯党故居中，作品《交趾脚》蕴含着他对民族特征的看法，即‘每个越南人都有两只交趾脚。我将交趾脚艺术化，每只脚都变成了一件艺术作品，供所有人欣赏’，这激发了游客对越南家乡的自豪感。在一条雕刻着《交趾脚》作品的小路上，一个身着紫色长衣的倩影在碧罗东村的小巷里穿梭，她那让人缱绻的静静笑脸透着些许禅意，她脸上镌刻着的是著名画家永恒的青春色彩。”<sup>①</sup>

黎伯党用艺术进行思考，他从交趾脚那里获得灵感，创作了大量有关交趾脚的绘画、雕塑、半雕塑半绘画作品。这些交趾脚作品蕴含着深刻的哲思，使交趾脚从远古走进每一个越南人的心里，并引起交流和共鸣，带领观众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交趾脚。他说：“每个越南人都有两只交趾脚。我将交趾脚艺术化，每只脚都变成了一件艺术作品，供所有人欣赏。”言外之意更可能是说每个越南人心里的那一双交趾脚，即一种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具体来说，它们不单纯是一只脚，而是一系列文化意象或符号，是乡土，是家与国，是母亲、妻子与孩子，还是由众多母亲、妻子和孩子构成的一个民族，既有形又无形，既古老又现代，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黎伯党的各种交趾脚作品将产生巨大动力，推动交趾脚文化从古代走向现代。

### （五）从生理宿命论到文化创造论的话语体系转向

越南学者于洪广及其《木屐脚人和交趾人》一文是此类型的典型代表。于洪广在该文中不再纠结有无交趾脚的问题，而是直接将其视为越南实现经济腾飞后的国家象征符号。文中称，“在古代，陶瓷成为日本和中国的代名词。在现代，说到钟表，人们就想到瑞士；说到三星、现代，就想到韩国；说到微软、脸书，就想到美国。越南也有许多深受各国朋友喜爱的产品，诸如米粉、咖啡、旗袍、斗笠等。当越南第一批 999 辆 Vinfast 电动汽车出口到美国时，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在某个地方，朋友们会说，‘木屐脚人’制造了丰田汽车，‘交趾脚人’制造了 Vinfast 汽车”。<sup>②</sup>随着越南经济的腾飞，民

<sup>①</sup> Nguyễn Thị Bội Nhiên. *Nét thanh xuân trên ngôi vườn nghệ thuật*, 2022, [http://xanhx.vn/du-lich-a-z/  
net-thanh-xuan-tren-ngoi-vuon-nghe-thuat-16221.html](http://xanhx.vn/du-lich-a-z/net-thanh-xuan-tren-ngoi-vuon-nghe-thuat-16221.html).

<sup>②</sup> Dương Quảng. *Người “ngón chân chè” và người Giao Chi*, 2023, <https://hssk.tapchicongsan.org.vn/bai-viet/chuyen-xua-ngam-nay/nguo-ngon-chan-che-va-nguo-ngon-giao-chi--post255.html>.

族自豪感大为增强，对交趾脚的认同感也油然而生且发自内心。今后，或许会有更多越南人将交趾脚作为腾飞后国家和民族的象征符号。

以上即目前所见突破身份认同困境的几种代表性尝试，在黎伯党的交趾脚雕塑绘画作品中，交趾脚是乡土家国意象，蕴含着民族身份。在文学作品中，尽管目前只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以小见大，交趾脚文化已经融入越南的山河、融入越南人的血脉，它是一种开拓南进、保家卫国的精神，也是越南民族长存的象征，对于越南人而言，探寻交趾脚文化的过程就是一次民族寻根之旅。在上述身份认同困境突围或者说对民族身份再认识的几种模式中，商河尽管在探寻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但最后突围还较成功，画家黎伯党的路径最为可取。实际上，弄清楚交趾脚成因后可知，现代社会从婴幼儿时期，从上幼儿园开始就穿鞋袜，即便是生下来有交趾脚特征，也会被矫正消除掉，这是导致交趾脚个体行将绝迹的主要原因。所谓“有交趾脚的是越南人，无交趾脚的是中国人”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调查中不仅没有个案支撑，倒是有否定的个案。如果今后仍有人还要以是否有交趾脚为先决条件来区别是否纯种越南人的做法，纯属政治操弄，值得警惕。

越南学者围绕交趾脚对民族身份的再认识表明，如果不能突破殖民话语体系的束缚就不可能突破身份认同困境；只有超越交趾脚殖民叙事，回归历史传统，才能成功突围。除了全盘否定式突围的郎灵仍带有殖民话语体系的明显特征之外，其他人均已摆脱殖民话语体系的束缚。这与越南长期注重加强文化建设分不开，早在胡志明时期就制定了文化路线，越共中央八届五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建设与发展富有民族本色的先进越南文化”的决议，强调“文化是社会的精神基础，既是目标，又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建设的文化是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越南文化是越南各民族群体统一而又多样性的文化”。<sup>①</sup>《至 2020 年文化发展战略》中指出，“继续促进对民族文化良好价值的保护、传承和发挥，既要大力发挥兄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又要坚持巩固提高越南文化的多样性统一，集中建设新文化价值，并扩大和积极参与国际交流，选择性吸收世界文化精华，

<sup>①</sup> Thủ Tướng Chính Phủ. *Chiến lược Phát triển văn hóa đến năm 2020*, Ban hành kèm theo Quyết định số 581/QĐ-TTg ngày 06 tháng 5 năm 2009 của Thủ tướng Chính phủ, tr.1.

丰富民族文化，与时俱进”。<sup>①</sup>越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集中研究、确定和开展国家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和公民准则体系建设”“集中提高各类文化艺术的质量和效果。制定计划、机制和措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建设中正确处理民族传统历史和各种文化价值的保存和发挥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越南人的建设全面发展，将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和谐紧密地联系起来。全面同步发展各领域文化、文化环境，文化生活丰富、多元、文明、健康；发挥民族的美好价值，同时吸收全人类文化的精髓，使文化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融入国际的精神基础、内在资源和突破动力”。<sup>②</sup>在建设富有越南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的背景下，上古就有记载的交趾脚人文特征自然属于其重要内容之一。在此背景下，越南社会近年来出现的一波交趾脚热就不是偶然的。

## 五、越南交趾脚文化对共同体意识塑造的多重意义

在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当下，挖掘古老的交趾脚文化有助于夯实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底层逻辑，有助于丰富共同体意识的传统内涵，从而具有当代价值。

首先，殖民地学者观察过的 117 例交趾脚个案，表明越南社会中确实存在这种特征的脚，某种程度上已经为我国先秦典籍中就记载的“交趾”称谓正了名。这证明我国古代学者对交趾脚的描述是客观的、准确的、形象的。当地人将其作为自称，邻近地区的人们将其作为对该地区人群的他称称谓，并非偶然，更非无稽之谈，而是有着坚实的社会学依据。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及学者接受这个称谓将其上升为官方正式名称，也是基于当时民间社会中存在的交趾脚实物，而绝不是出于什么民族歧视心理，更非要像近代法国殖民者那样将其作为挑起族群冲突隔阂的手段工具。可见，我们回顾法国学者的交趾脚研究，具有以今证古的历史意义。

---

① Thủ Tướng Chính Phủ. *Chiến lược Phát triển văn hóa đến năm 2020*, Ban hành kèm theo Quyết định số 581/QĐ-TTg ngày 06 tháng 5 năm 2009 của Thủ tướng Chính phủ, tr.14-15.

②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Văn Kiện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XIII*. Hà Nội: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 Sư Thật. 2021, tr.47/143/145.

其次，交趾脚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还是一个民族血统、社会人文的问题。不仅涉及古代，还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不仅限于越南，还涉及古代中国。过去曾被作为一个生理缺陷、耻辱象征，今后提及交趾脚可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民族自豪感。它不仅涉及过去，而且是一个正在发展演进中的当代问题，随着革新成功而被赋予了一种现代性的民族自豪感。换言之，它不是一个已死的古问题，而是一个正在发展演进的活问题。原因是越南革新开放取得成功，经济社会成就，国际地位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能够更积极、更平常心地看待过去被认为是生理缺陷的问题。国家经济发展，民族自信心增强在文化上的反映和体现，也使交趾脚问题获得诸多现代性的新内涵。从曾经一度是家族、家乡有交趾脚的人群才有的小众认同，发展为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认同。

最后，在中越两国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当下，两国人民都非常熟悉的交趾脚文化，由于凝聚着两国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是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显然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亲近程度，进一步缩短文化距离。在中国古代，《尚书》《礼记》《山海经》《楚辞》《墨子》《韩非子》《尸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均有相关记载；越南方面，黎崩《安南志略》所载“佛迹山：石上有足迹，故名”，<sup>①</sup>今河内石室县勤俭社安乐村的足迹石刻显示其具有交趾脚特征，而黎利《誓词》称“虽有两般别趾，义结亲同一祖连枝”。<sup>②</sup>现代学者如黎伯党等对交趾脚的新认识完全突破了殖民话语体系的束缚，消除了认识误区，让交趾脚文化回归历史本真，可以说不是偶然也正当其时，这些认识上的转变，为交趾脚服务于并成为共同体底层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了准备。古老的交趾脚文化在推进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将作为底层逻辑的重要内容之一，焕发出全新活力。

<sup>①</sup> 黎崩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3 页。

<sup>②</sup> 黎利：《誓词》（戊申本），参见：Đinh Gia Khánh(chủ biên).*Tổng Tập Văn Học Việt Nam (Tập 4)*, Hà Nội: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tr. 1016。

## 六、结语

近代随着法国学者的到来，交趾称谓及交趾脚研究告别古典进入了近现代。法属时期的学者们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交趾脚个体群体的总体情况，在田野调查、解剖学、放射线学、统计调查等领域也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在肯定这些成果的同时，由他们导致的若干深层次负面影响也应引起重视。他们研究过程中的若干重大谬误造成的身份认同困境影响至今；更有甚者，交趾脚实际上成为法国在越南构建殖民话语体系的重要抓手，由此形成一套殖民叙事。这种殖民话语体系影响流毒甚深，就连陶维英、陈荆和这样的大家在交趾得名问题上的研究也仍带有殖民话语体系的强烈特征。可喜的是，越南有很多学者在为突破殖民话语体系、突破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不懈努力。实践表明，如果不能突破殖民话语体系的束缚就不可能突破身份认同困境；只有超越交趾脚殖民叙事，回归历史传统，才能成功实现思想突围。越南社会近年来出现了一波交趾脚热，认识上也从此前的生理缺陷转变为健康长寿的标志乃至经济腾飞后的民族象征符号。这些全新认识，标志着学界在交趾脚问题上完全突破了殖民话语体系的束缚，推翻了交趾脚殖民叙事，建立起了新话语体系，这对于越南国家崛起与民族自信具有重要意义。越南学界超越交趾脚殖民叙事的案例说明，推翻殖民话语体系，对塑造具有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新型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王国平、王一君]